

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生則有待於養死則無累故權以為汝未嘗死我未嘗生則安知汝不為養而我不可為權乎種有幾以下不可盡曉姑撫其可

解者觀古文絕字地至於水則絕矣而亦有物生焉得水土交接之際則為蠹蟻之衣蠹蟻之衣水鳥也生於水者為水鳥即詩所謂言采其葍龜與蚌依其下以為衣馬生於陵屯則為陵馬即詩所謂采葍浴云車前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食醯蟻蠓也青寧竹根蟲也萬載有老人言曾見一蟲可五寸長其後尚有寸許是竹根未變得非所謂青寧者乎余寓安鄉親見燈下一白蛾投燈忽尾後一箇復一箇非出孕育乃是虛空幻化又見洞庭湖中有明山山頂有禹廟山峻多人家每歲季春鷓鴣充斤廟宇及人家以竹帚撲取醯以為酢商人先期予直及期徵收有未變尚存一半鼠形者即月令所謂田鼠化為鴽也

以此觀天地間變化何限未可以耳目所不及疑之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何異釋氏輪迴之說但釋氏說得拘謂生前作惡則死後或變為狗馬業盡又變為人有何證據莊子却說得活萬物皆出於機皆入

於機夫機者氣之動處出於機者生也入於機者死也盈天地間只是陰陽二氣化生萬物死則陽氣歸天陰氣歸地此氣不出天地間明日復生人物仍前只是陰陽二氣為之但不可把已死之馬為方生之人已死之人為方生之馬耳朱子語錄張橫渠說形潰及原以為人生得此箇物事既死此箇物事却復歸大原本去又別從裏面抽出來生人最為明白若如釋氏說則天地間須分幾萬萬團氣各自輪迴生滅纏來纏去何有了期成造化筆談云延州人至今謂虎豹為程蓋言蟲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七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八

禍十

廬 陳 竹 峯 羅 勉 述  
門 人 彭 林 點 校

外篇

達生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

無以為猶論語曰無以為也言無用如此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者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矣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不免於有形也

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

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

彼造物也造物生我必有死我又能存此

生是與造物更相而生

更生則幾矣事矣足棄而生矣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

一天地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  
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天叶韻訂移即上文更字言能與之更移  
也有生本具此精役世事幾失之今能  
更生則又具此精矣與我此生者天也我

又能與天存此生是相天也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  
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  
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吾  
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  
相遠夫矣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

先猶超也上文貌象聲色只一色字包括  
之

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  
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  
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  
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  
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音音物矣自入焉夫醉  
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  
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

生驚懼不入乎其胃中是故選物而不惜  
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  
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鏃干  
雖有伎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  
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  
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  
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痲僂者承蜩猶操之

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  
月累九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

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操之也吾處身

也若厥株拘以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技雖天

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

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

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

蜀本作疑下文亦云器之所以疑神者其

是與俗作疑

其痲僂丈人之謂乎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

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

數能若乃夫設音音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

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故問何謂也仲尼曰

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

舟而便操之也彼是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

車却也覆却萬方陳手前而不得入其舍惡

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

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

凡外重者內拙  
舍指心而言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

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

也音音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

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

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

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

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

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

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

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

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羊已前行者不須鞭唯鞭其在後者以喻既養其內者不必更用工於內但當養其外既養其外者不必更用工於外但當養其內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乎其中矣

三者若得其名必極

柴立者如槁木之立也柴立乎其中者不出不入也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

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枉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祝宗人玄端以臨宰筮說祝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撻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雕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說謀曰不如

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筮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榮死得於豚藉盾之上聚僂之中則為之為說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

說者何也  
豚盾畫盾也詩蒙伐有苑謂畫雉羽之文

於盾上聚僂曲薄所以捲聚物者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馬公撫管仲之手

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誅於代詔

吐代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

公則自傷鬼焉能傷公夫忿滯之氣散而不

反則不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

不上則使人善忘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

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窺有馨戶內之

煩壞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鯨龍躍

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沃陽處之水有罔象丘

有山辛山有菱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

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

長如綰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

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驟引

切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

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龍音聾赤駭此蟬也

紀消子為王養開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

也方虛橋而待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

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

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未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孔子觀於吕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

雷鼉魚鼉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

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榜流而拯之數

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

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

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

乎命與齊俱入與汨俱出從水之道而不為

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

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

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

命也

齊讀與臍同左傳啜齊亦作齊水凝入處

如臍也汨水滾出處

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

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

之有雖然有一馬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

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

祿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  
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  
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  
後成見音錄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  
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謂是與

錄鐘鼓之樹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  
莊公以為文

所畫規矩之文

弗過也使之鈎曲持也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  
曰稷之馬將敗公密

不欲彰露也

而不應少馬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  
其馬力竭矣而猶求馬故曰敗

工倕旋而蓋規矩

以手旋轉而自中蓋之規矩

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  
忘足履之適也妄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  
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  
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  
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  
歲耕於事君不遇世賓同於鄉里逐於州部  
則胡罪乎天哉休恣遇惡音此命也扁子曰  
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

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

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解上而不宰今汝飾知以

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揭日月而行也汝

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天於聾盲跛

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

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問仰天而歎弟

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

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

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

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之所言非邪先生

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

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大

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

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

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

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  
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鼙以車馬樂鷄以鐘

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款小竅也啓開也款啓言小見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八